

# 文明冲突中的面纱

范若兰

**【内容提要】** 面纱是穆斯林妇女穿戴的体现伊斯兰特色的典型服饰,它所包含的政治、文化、民族、性别含义使其成为文明冲突的焦点之一,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下,面纱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不论是将面纱作为文明与野蛮的标志,还是作为保卫伊斯兰的武器,它们都反映了性别、不同文明和不平等国际秩序的冲突,进而深深影响到个人、国家和国际政治。

**【关键词】** 妇女;面纱;伊斯兰教;文明冲突

**【作者简介】** 范若兰, 1962年生,博士,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广州邮编: 510275)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6)03-0032-07

面纱 (veil)在此是指穆斯林妇女穿戴的体现伊斯兰特色的典型服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面纱有不同的名称和形式,有一种面纱被称为“波尔卡 (burqa)”,从头披到脚,眼部为纱网,供辨路,此种面纱流行于阿富汗。还有一种面纱被称为“卡道尔 (chador)”,为黑色,从头披到脚,仅露出眼睛,多流行于伊朗。流行最广的面纱称为“哈吉布 (hijab)”,指白色或其他花色的头巾,穆斯林妇女用它来遮住头发和身体,但露出脸部。<sup>①</sup>

面纱是个人服装,应属私人生活领域,它与文明有何关系? 这里首先需要对文明的内涵进行诠释,一般说来,文明有两个含义:一是进化论式的“文明”,表明人类社会从低向高的发展进程,也就是从未开化到野蛮,再到文明的发展进程,在此,“文明”是与“野蛮”相对立的二元结构;二是不同文化的文明,指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整体,如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等,在此,文明中不含有价值优劣判断。在任何文明中,服装不仅仅是蔽体之物,也不仅仅是个人私事,它所体现的性别、阶级、信仰、礼仪差别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伦理价值、政治制度、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它不仅塑造了一个民族的外形,也制约着它们的内心,而且将它们与其他文明区别开来。面纱与伊斯兰教

密切相关,所以也被称为伊斯兰服装,它反映了伊斯兰教对妇女行为、气质和地位的看法。当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相遇,不同质的文明冲突不仅反映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也反映在服装上,于是面纱成为文明冲突的焦点之一,深深影响到个人、国家和国际政治。

女权主义有两个著名的口号:“个人的即政治的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和“个人的即国际的 (The personal is international)”。推而广之,我们可以说面纱是个人的,也是政治的,同时还是国际的。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妇女与伊斯兰教的研究,通常会涉及面纱的含义及其演变;<sup>②</sup>国外学术界对妇女与伊斯兰教的研究则

---

① 有关面纱的详细介绍,请查阅以下网站: [http://en.wikipedia.org/wiki/External\\_hijab](http://en.wikipedia.org/wiki/External_hijab)。

② 范若兰在《霍梅尼革命与伊朗妇女》(载《东南亚研究》,1989年第3~4期,第50~54页)、《佩戴面纱的阿拉伯妇女》(载《阿拉伯世界》,1991年第1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穆斯林妇女解放运动》(载《西亚非洲资料》,1994年第1期,第49~51页)等论文中探讨了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对穆斯林妇女的影响,包括对面纱问题的争论。伍庆玲在《现代中东妇女问题》(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143页、第236~238页)一书中探讨了中东部分国家现代化改革时期和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时期的妇女问题和面纱问题。

更多,有些研究直接针对面纱问题,<sup>①</sup>还有不少著作和论文集探讨了在西方和中东国家面纱对妇女生活的意义。<sup>②</sup>但总的来说,将面纱与国际政治和文明冲突联系起来的研究尚不多见。

本文以女权主义为分析视角,通过近代以来穆斯林世界和西方关于面纱的争论,探讨面纱在“文明”与“野蛮”话语中的变迁,面纱在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冲突中的地位以及面纱对个人、国家和国际政治的影响。

## 一 近代西方冲击伊斯兰文明时期的面纱:“落后”与“野蛮”的标志

一般认为,穆斯林妇女穿面纱的习俗来自《古兰经》的两条经文,一条是:“你对信女们说,叫她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们用面纱遮住胸膛,莫露出首饰”。<sup>③</sup>另一条是:“先知啊!你应当对你的妻子、你的女儿和信士们的妇女说:她们应当用外衣蒙着自己的身体。这样做最容易使人认识她们,而不受侵犯”。<sup>④</sup>

从上述两条经文看,要求妇女穿面纱是为了遮住首饰和免受侵犯,实际目的是通过对妇女的隔离来保证父系血缘的纯正。《古兰经》要求妇女:“你们应当安居于你们的家中,你们不要炫露你们的美丽,如从前蒙昧时代的妇女那样”。<sup>⑤</sup>先知穆罕默德也一再强调妻子“未经丈夫的许可不得让他人进家室”。<sup>⑥</sup>正是因为要保护妇女贞节,伊斯兰教教义强调性别隔离,要求妇女穿面纱是性别隔离的重要措施之一。随着父权制的发展,父权社会对妇女的歧视越来越深,对妇女的束缚越来越强烈,性别隔离也越来越严重。阿拉伯人认为“不论何时,一对男女一见面,魔鬼就站在他们中间”。<sup>⑦</sup>要求妇女穿面纱的目的不仅是要保护妇女,而且也要保护男人,免得女人露出美色诱惑了男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拉伯上流社会的妇女基本上被禁锢在家中,从不出门,假如不得不外出,也是包着严严实实的面纱。埃及女权主义者沙达维医生(Nawal El Saadawi)回忆:“我记得我母亲说我外祖母一生只有两次出门,第一次是她结婚时离开娘家,第二次是她葬礼时离开夫家,两次都遮得严严实实。”<sup>⑧</sup>

18世纪西方列强侵入中东、南亚等穆斯林地区,这些地区纷纷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西方侵略者面对

殖民地社会有一种强烈的精神优越感和物质优越感,他们用欧洲“文明”标准来看待殖民地,认为西方社会是“文明”的,而当地的缺乏法律、专制、奇形怪状的衣服、食物、女性般的软弱都是“野蛮”的。在描述殖民地的“野蛮”时,妇女就成为重要的参照物,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无论如何,性都构成社会联系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外国的印象都会归结为男人对外国女人的印象,反之亦然,同时,也会归结为当地男人和女人对彼此的行为方式”。<sup>⑨</sup>欧洲人首先注意到穆斯林妇女的面纱,并视之为“野蛮”、“落后”的象征。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后,随行的学者魏温特·德农(Vivant Denon)对蒙着面纱的埃及妇女感到神秘,他说:“我也要推迟享受画埃及女人的快感,直到我们向东方国家的这些习惯施加影响,除掉遮挡在她们脸前的面纱”。<sup>⑩</sup>英国人用这样的笔调描述印度北部盛行的“深闺制(purdah)”:“妇女成群地被关在阴暗的隔离室里。在那里,她们只能借助微弱的光线看到外界的存在,那些房间非常狭小,采光很差,空气不流通。房间里没有任何装饰,肮脏不堪。在如此拥挤

① 如法德瓦·E. 桂蒂在《面纱:朴素、隐居和抵抗》一书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拉伯妇女重戴面纱的意义,指出面纱不仅是阿拉伯妇女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摆脱殖民代理人的解放宣言。参见Fadwa El Guindi: *Veil: Modesty, Privacy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Berg, 1999。

② Reina Lewis and Sara Mills eds, *Feminist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Jan Goodwin, *Price of Honor: Muslim Women Lift the Veil of Silence on the Islamic World*, New York: Plume, 2003; M. Faruqi, *Women and Revivalism in the West: Choosing "Fundamentalism" in a Liberal Democracy*, New York: Palgrave, 2001。

③ 《古兰经》(24:31),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页。

④ 《古兰经》(33:59),第326页。

⑤ 《古兰经》(33:33),第323页。

⑥ [埃及]穆斯塔法·本·穆罕默德艾玛热编,穆萨·宝文安哈吉、买买提·赛来哈吉译:《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⑦ Raphael Patai, *The Arab Mind*, New York: Scribner, 1973, p. 132。

⑧ Nawal El Saadawi, "Women and Islam," in Azizah Al-Hibri ed., *Women and Islam*,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2, p. 203。

⑨ V. G. Kiernan, *The Lords of Human Kind: Black Man, Yellow Man, and White Man in an Age of Empir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17。

⑩ 转引自 Vivant Denon, *Travels in Upper and Lower Egypt*, New York: Arno Press, 1973, pp. 232-233。

的条件下,妇女与一切文化生活相隔绝。”<sup>①</sup>深闺制是隔离妇女的畸形产物,在欧洲人的眼中和笔下,像禁锢囚犯一样对待妇女的社会是“野蛮”的。他们得出结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已经完全失败了”:伊斯兰教使妇女地位低下,它“使宗教与法律密不可分,结果使社会体系中任何事情的处理都毫无弹性可言”。<sup>②</sup>

西方列强携枪炮之利,打败了穆斯林根深蒂固的自信和优越感,伊斯兰教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穆斯林社会陷入深深的危机中,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改革自身,向西方文明学习,才能拯救穆斯林社会和伊斯兰教。这些有识之士代表两股势力:一股是宗教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另一股是世俗的民族主义,两者对自身社会和宗教的认识以及如何学习西方有不同看法,但一致认为穆斯林妇女地位低下。它们用西方文明标准来重新审视自己文化的性别关系时,发现过去习以为常的隔离妇女、面纱、一夫多妻制、休妻制和童婚等制度是那么愚昧和野蛮。侯赛因·阿明(Qasim Amin)是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同时也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个女权主义的倡导者,他在《妇女解放》(1899年)一书中指出《古兰经》并没有强迫妇女穿面纱,他还反复指出:“认为面纱能保护妇女贞节”的看法是错误的,经验证明不戴面纱而与男人在一起的妇女更贞节,不像穿面纱的城市妇女,没穿面纱的农村妇女很少欺骗丈夫,对其他男性也有一种更健康的态度”。<sup>③</sup>最后,他宣称面纱是妇女屈辱地位的标志。追求妇女解放的阿拉伯女权主义也将面纱视为落后的标志,抛弃面纱意味着解放,埃及女权运动领导人沙利维夫人(Madame Hoda Shaarawy)在1923年乘船前往罗马出席国际妇女联盟大会途中,将面纱扔进碧波滚滚的地中海。“一个又一个妇女追随她的脚步,渐渐地埃及妇女揭下丝织的面纱,这面纱把她们与自由世界——男人的世界——隔离。埃及妇女自愿抛弃面纱标志着解放的开始。”<sup>④</sup>

民族主义者把面纱视为“野蛮”的标志,他们主张以全盘西化的方式进行改革。土耳其国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激烈抨击穿戴面纱的行为:“在有些地方,我曾经看到妇女用一块布或一块毛巾或类似的东西盖在头上来遮住她们的面部,还看到她们在遇到过路的男人的时候,便转过身去或者伏在地上缩做一团。这种做法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何道理?各位先生,难道一个文明国家的母亲和女儿能够采取这种奇怪的形式,这种野蛮的姿势吗?这样丢丑的事情,把我们国家变成了

大家的笑料。这种情况必须立刻得到纠正。”<sup>⑤</sup>在凯末尔眼中,面纱是“野蛮”的标志,土耳其要变成文明国家,就要废除面纱,他在1935年召开的人民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禁止戴面纱的建议。凯末尔的“西化”政策成为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榜样,伊朗国王礼萨汗(Reza Khan)先是鼓励妇女不穿面纱,1935年又颁布法令禁止妇女穿面纱。为贯彻这一法令,国王规定政府官员如让夫人戴面纱出席官方晚会将被撤职,政府雇员如让妻子戴面纱上街就会被解职。<sup>⑥</sup>阿富汗国王阿马努拉(Amir Amanullah)于1928年下令废除面纱,他指出面纱不利于妇女行走,伊斯兰教教义也并未将戴面纱规定为妇女的义务,他还让王后当众揭去面纱,受到在场的妇女代表的热烈鼓掌,部分城市妇女还抛弃了面纱。<sup>⑦</sup>

在民族主义者看来,面纱是落后的标志,它实际上喻示了穆斯林妇女的落后,同时也喻示着穆斯林社会的落后,落后就要受到西方列强的奴役。穆斯林社会迫切需要摆脱被压迫地位,争取民族独立。它们高举民族主义旗帜,重新建构民族认同,激励所有穆斯林参与民族解放斗争,而占人口一半的穆斯林妇女成为建构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民族主义者和改革主义者认为妇女深受压迫,不能在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不能承担起教育儿童的责任,因而导致民族衰弱,正如侯赛因·阿明所言:“如果人类的另一半生活在恐惧、无知、奴隶状态,我们怎么能希望整个国家的发展呢?”<sup>⑧</sup>要想国家富强和民族强壮,就要开发女子智力、兴办女子教育、鼓励女子职业,使妇女既能成为相夫教子的“贤

① 据西方学者报告,18世纪末,印度北部大约有4000万妇女被隔离在深闺中,直到1930年,隔离在深闺中的妇女估计仍有1100万~1700万左右。转引自[美]马克·赫特尔著,宋践、李茹等译:《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7页。

② 转引自[美]J.L.埃斯波西托著,东方晓等译:《伊斯兰的威胁:神话还是现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③ 转引自M.kailMona Images of Arab Women: Fact and Fiction, Washington, D.C.: Three Continents Press, 1979 pp 23-24.

④ Charis Waddy, ed., Women in Muslim History, London Longman, 1980 p 147.

⑤ 转引自[英]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4页。

⑥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⑦ 黄民兴:《1919~1973年的阿富汗妇女运动》载《中东》,总第23期,第51页。

⑧ 转引自M.kailMona Images of Arab Women: Fact and Fiction p. 23.

妻良母”,同时也能成为参与民族解放的“女战士”,增加国民经济的“女国民”,只有这样,民族才能强盛。所以,民族主义者鼓励妇女参与公共领域,将面纱视为禁锢妇女的象征,必须除去。

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大部分中东国家模仿西方,建立政教分离的世俗政体,对伊斯兰教法——即沙里阿法(Shariah)进行现代化改革,妇女的教育、就业和参政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些都影响到服装的选择,城市妇女大都穿西式服装(这被认为是文明的象征),很少穿面纱。

## 二 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面纱: 保卫伊斯兰教的武器

近代以来中东国家西方化的结果导致西方的教育制度、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全面引入穆斯林社会,对穆斯林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伊朗世俗主义者贾拉尔·阿赫默德所说:“我们像一个从内部被异化的民族,这种异化见诸我们的衣服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食品 and 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出版物,而最危险的是我们的教育。我们接受西方培训,我们接受西方思想,我们遵照西方的程序来解决每个问题。”<sup>①</sup>但这种对西方文明的模仿并没有使穆斯林国家进入“文明国家”的行列,反而引发更多的政治危机(如一党专政、军人专政、政府不稳)、经济危机(如贫富分化、失业、城市贫民区)和社会危机(如家庭不稳定、认同感丧失、宗教信念降低、犯罪增多等),尤其是在阿以冲突中穆斯林再次遭受强烈的挫败感,他们怀疑西方化能否使穆斯林国家富强,他们重新向伊斯兰教寻找答案,于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勃然兴起,在80年代达到高潮,这标志着伊斯兰主义取代民族主义成为主导思想。

伊斯兰复兴运动激烈反对西方化,它们反对西方文明高于伊斯兰文明的说法,认为西方社会崇拜物质和金钱,生活腐化堕落。一些穆斯林指出:“正是由于对西方的盲目模仿和穆斯林不加鉴别的西方化导致了危及穆斯林认同的文化依赖。”<sup>②</sup>他们指责正是因为这些世俗的社会改革导致穆斯林社会道德沦丧、穆斯林家庭破裂,还造成了人们社会行为的随意性、男女杂交和精神颓废。一位穆斯林妇女说:“我们一度认为学习西方就

能找到成功和富裕的生活,如果我们追随西方我们就能取得进步。现在我们看到这不是事实,西方是个有病的社会,甚至它们的物质财富也衰落了,美国充满了罪恶和乱交。”<sup>③</sup>

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激烈反对西方化的同时,提出只有回归伊斯兰才能拯救穆斯林社会。它们认为,如果穆斯林能严格遵守《古兰经》和圣训,按照安拉的旨意行事,伊斯兰就能重新复兴。如何复兴伊斯兰?伊斯兰复兴运动者认为应把重点放在以下两个层面:从国家层面说,要建立伊斯兰教国(Islam State),执行伊斯兰教法;从个人层面说,要严格遵守教义,履行宗教义务,穿伊斯兰服装等。缠头和长袍是男穆斯林的伊斯兰服装,面纱是女穆斯林的伊斯兰服装。原教旨主义者并不强迫男穆斯林穿伊斯兰服装,但强烈要求穆斯林妇女穿戴面纱,他们特别强调穆斯林妇女的行为举止和穿着打扮是伊斯兰复兴的重要内容。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面纱是伊斯兰教荣誉的象征,是抵抗西方侵略的武器,“重戴面纱必须被视为近百年来穆斯林所取得的最大成就,面纱保护我们免受入侵文化的影响,我们在它后面感到安全。只要穆斯林妇女重戴面纱,伊斯兰就能继续取得成就,……与我们的面纱相比,美国的原子弹算不了什么”。<sup>④</sup>一些人还把妇女是否戴面纱提高到关系伊斯兰教兴亡的高度。一个妇女声称:“每一缕不小心从面纱里露出来的头发就像刺向我们心窝的匕首,美国用所有坦克、炸弹和导弹打不败伊斯兰,但是如果妇女拒绝盖住头发、穿合适的服装,却能打败伊斯兰。”<sup>⑤</sup>

当面纱被提到关系伊斯兰教兴亡的高度,面纱也就不可能只是个人私事,在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下,从北非到东南亚,从国家到个人,面纱成为或自愿、或被迫的选择,并影响到国际政治。

从国家层面来看,霍梅尼时代的伊朗、齐亚·哈克时代的巴基斯坦、塔利班时代的阿富汗都以国家立法形式要求妇女穿戴面纱。1979年霍梅尼革命推翻亲美的

① 转引自 J.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的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136页。

② 转引自 J.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的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17页。

③ Hisham Sharabi ed., *The Next Arab Decade*, New York: West View Press 1988 p 210.

④ Amir Taheri *Holy Terror*, London: Sphere Books 1987 p 144.

⑤ Amir Taheri *Holy Terror*, pp 12-13

巴列维政权,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1981年8月27日,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要求所有妇女穿戴面纱的新法令,于是伊朗妇女包括在伊朗的外国妇女都必须穿戴面纱,霍梅尼对此深表高兴,他在会见一批妇女时说:“伊斯兰革命的最大成就是恢复了面纱,……如果伊斯兰革命除了妇女的面纱外没有其他成就,这对革命也足够了。”<sup>①</sup>但他却不要求男子穿伊斯兰服装,霍梅尼统治时期的伊朗男子仍穿牛仔裤、T恤和西装,只是不打领带而已。巴基斯坦政府在1980年发布法令要求所有的政府女雇员穿戴面纱;1982年3月发布法令要求政府办的女子学校的职员和学生穿戴面纱。20世纪90年代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对妇女穿戴面纱的严格要求甚至超过伊朗。在政权的强制下,伊朗和阿富汗的所有妇女都穿上“卡道尔”或“波尔卡”,巴基斯坦只有政府女雇员穿戴面纱,不穿戴面纱的雇员会被解雇。

从个人层面看,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妇女基于各种原因纷纷穿戴上面纱。虽然温和的伊斯兰国家政府未用法令的形式干预妇女的穿着,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深入发展使人们更多地从伊斯兰教的角度审视一切。一部分人出于信仰而穿戴面纱,例如马来西亚一位21岁的女大学生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戴头巾:“1984年我上大学,校园气氛不同,每个人看来都热心于宗教,我过去没考虑过我的信仰,伊斯兰教对我仅是仪式。于是我开始读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毛杜迪的著作给我印象最深,穆斯林受压迫、落后、没有话语权,这都是事实。我认为我有责任提高伊斯兰教的地位。第一学期我戴上头巾,第二学期戴上手套,第二年穿上长袍。我知道对于妇女戴头巾有争论,但我认为有必要遮住脸,女人的脸是她身体最美丽的部分,当我遇到男人时,他们总是盯住我的脸,议论我。我认为我有责任将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sup>②</sup>一部分人认为面纱是宗教和民族认同的标志,一位阿拉伯女学生说:“我穿伊斯兰服装是因为表明我是一个穆斯林、一个阿拉伯妇女,为此我感到骄傲。”<sup>③</sup>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担心受到袭击而穿面纱。一些激进分子把不穿面纱的妇女视为背叛伊斯兰教的淫荡女人,他们带着棍棒、刀子和硫酸走上街头,袭击不穿面纱的妇女。1980~1981年伊斯坦布尔几名没戴头巾的女大学生遭到殴打,这种情况在每个穆斯林国家都时有耳闻。自1980~1985年,大约有100多名妇女在贝鲁特、南黎巴嫩、突尼斯等地遭此厄运。这些街头袭击使不穿戴面纱的妇女人人自危,她们被迫穿戴上面纱。1983年

开罗一位女大学生这样解释她为什么接受“正确的伊斯兰外表”:“一个同学告诉我,不穿伊斯兰服装的妇女面临威胁。我认为威胁是受到硫酸攻击,一些男人到我父亲的商店,说我是个放荡的女人。……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受到这种压力,最终她们都为换得安宁而接受了面纱。于是我对自己说,为什么我不呢?”<sup>④</sup>

面纱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际政治。霍梅尼不满足于仅在伊朗国内建立伊斯兰教政权,还要“输出革命”,真主党是输出革命的重要组织,该组织在黎巴嫩南部不仅抵抗以色列,还要求妇女穿面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因头巾问题发生摩擦,2002年新加坡禁止女学生戴头巾上学,总理吴作栋解释说,穆斯林要坚持自己的民族性而让女子戴头巾,会使自己孤立,以后找工作更难。上学期间女生应穿制服,与其他同学一样。<sup>⑤</sup>马来西亚一些人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不尊重伊斯兰教教义,马来西亚政府虽没有正式抗议,但巫统青年团(UM-NO Youth)和伊斯兰教党(Islamic Party of Malaysia)表达了不满和抗议。法国的情况更严重,越来越多的阿拉伯移民引起法国人的不安,校园里晃动着的面纱时时提醒法国人,这些阿拉伯移民不会融入法国社会,反而会引来伊斯兰的威胁,于是法国政府禁止穆斯林女生戴面纱上学,这不仅引起法国国内和其他国家穆斯林的抗议,还影响到远在伊拉克的法国人被激进分子绑架,要求法国政府取消穆斯林女生戴面纱的禁令。

伊斯兰复兴运动对穆斯林世界和国际政治的影响十分巨大,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忽视20世纪末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东半球的政治影响,就等于忽视16世纪末新教改革对欧洲的政治影响。”<sup>⑥</sup>伊斯兰复兴运动不仅导致中东一些国家的政权更迭,影响到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东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关系,而且加深了穆斯林对伊斯兰的认同,这

① Eliz Sanasarian, *Women's Rights Movement in Iran*, New York: Praeger, 1982, p. 134

② Zainah Anwar, *Islamic Revivalism in Malaysia: Dawah among the Students*, Malaysi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87, p. 68.

③ Nadia H. Jih, *Women Power: The Arab Debate on Women at 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53

④ Amir Taheri, *Holy Terror*, pp. 144-145

⑤ 《坚持要孩子戴头巾上学 吴作栋指回教徒会孤立》,载[马来西亚]《南洋商报》,2002年2月18日。

⑥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种认同不仅体现在思想上,甚至体现在服装上,“哈吉布”、“卡道尔”、“波尔卡”等面纱取代西式服装,成为穆斯林国家的街头景观。

### 三 面纱在文明冲突中蕴含的意义

20世纪以来面纱经历了起起落落,它从野蛮的标志变为保卫伊斯兰的武器,它只是穆斯林妇女的服装,却承载了这么多民族富强和宗教复兴的重负。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面纱成为“文明”与“野蛮”的标志?为什么文明的冲突最终落到妇女身上,落到妇女的服装上?

面纱的起落与“文明”和“野蛮”话语的演变有密切关系。19世纪欧洲人的“文明观”是进化论式的文明,他们认为欧洲文明是惟一的文明,其他地区都处于野蛮或未开化状态,而文明国家有权力扩张自己,担负起“教化使命”。<sup>①</sup>同时,欧洲文明所展现的物质成就和精神成就令“落后”的穆斯林刮目相看,他们中不少人接受西方文明是惟一的或最高的文明的说法,要做的事就是学习西方文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宣称:“如果说到文明,那么只有一种,它就在西方,因为人们要么在文明之中,要么在文明之外。除了变得文明以外,没有其他办法。”<sup>②</sup>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更是直截了当指出,如果不学习西方文明,“不文明国家的人民,注定只能继续被踩在那些文明国家人民的脚下”。<sup>③</sup>那么文明的标准是什么?欧洲人告诉“野蛮人”,是自由平等思想、民主政治和经济制度,还包括妇女解放的程度。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认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sup>④</sup>也就是说,妇女解放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民族、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既然妇女解放是文明的标准之一,民族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就要提倡妇女解放,就要抛掉不文明的标志——面纱。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灭绝人性的屠杀打破了欧洲人自认为“文明”的想像,他们第一次把彼此、甚至他们自己人描绘为野蛮人。<sup>⑤</sup>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1918年)强调西方文明在没落,指出文明的多元性,这本书在一战后成为欧洲文化的核心。<sup>⑥</sup>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使西方人和其他人都不再认为西方是“文明”的,纳粹被形容为“超级野蛮主义”,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遭到挑战,二战后

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名著《历史研究》出版,他指出目前世界上还存在5种文明,即西方基督教文明;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文明;中国、日本、朝鲜的远东文明;东南欧和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北非、中东、中亚的伊斯兰教文明。<sup>⑦</sup>这些文明有自己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轨迹,西方文明并不是最高的文明。同时,非西方社会的人民也不再认为西方文明是最高的文明,他们认为自己也是“文明的”。20世纪4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代表人物哈桑·班纳就认为两次世界大战表明西方的政治制度并不完善,西方文明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原则遭到失败,“西方唯物质利益是重的生活所能向人类提供再保证的只是一种新的物质第一主义:罪恶、纵欲、酗酒、女人、喧闹的聚会……”<sup>⑧</sup>在他看来,伊斯兰教所强调的精神才是真正的文明。

文明与野蛮的争论并未就此结束,西方文明中的欧洲文明衰落了,但从20世纪40年代起美国主导了西方文明,一向负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力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价值观念。但现在穆斯林已经不再高看西方文明,他们认为伊斯兰文明在精神上更优越,在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激励下,穆斯林世界反对西方化,没有人再像20世纪初那样公然崇尚西方文明。而美国人通过扭曲的报道,仍认为阿拉伯人是“野蛮的”:阿拉伯人是游牧民或石油酋长,是妻妾成群,是喜怒无常的、好战的、非理性的人群,伊斯兰教则被认为是鼓励圣战和仇恨、狂热和暴力,对妇女的偏激和压迫。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在中东地区推行霸权主义,支持以色列,干涉伊斯兰国家内政、攫取石油财富,而且输出其

① Martin Wr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57-63.

② 转引自[美]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陈和丰等译:《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页。

③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80页。

④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页。

⑤ [英]马克·B.索尔特著,肖欢容等译:《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⑥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⑦ [德]奥斯特瓦尔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⑧ [埃及]哈桑·班纳:《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载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147页。

价值观念,这使穆斯林感到深深的民族和宗教危机。一些穆斯林视美国为“大撒旦”,抵抗美国的行动上至国家对抗,下到恐怖袭击,双方的冲突加剧。冷战后亨廷顿明确提出“文明的冲突”,直言不讳地指出今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是主要冲突,“某些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其他文明更具有产生冲突的倾向。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其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国之间”。<sup>①</sup>在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面纱又成为重要的象征,不仅原教旨主义把它作为保卫伊斯兰和抵抗西方的武器,而且西方人也将它视为冲突的标志。米沙·格伦尼在谈到巴尔干地区的宗教和民族冲突时说:“正在形成两个轴心,一个穿着东正教的长袍,另一个戴着伊斯兰的面纱”,而且“在贝尔格莱德——雅典轴心与阿尔巴尼亚——土耳其轴心之间”可能存在着“越来越尖锐的争夺影响力的斗争。”<sup>②</sup>

不同文明在价值观上确实有很大差异,比如对个人与集体、家庭与国家、父母与子女、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所以文明的冲突除了表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上,还反映在价值观上以及在对妇女地位的看法上。早期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认同“文明”的西方国家妇女解放的标准,追求与男子平等的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婚姻权和财产权,要求穆斯林妇女进入公共领域。但是,随着一些穆斯林国家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对抗日益激烈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也日益凸显,穆斯林认为西方国家输出的价值观败坏了穆斯林社会的精神追求,引起腐化和堕落,导致穆斯林世界的衰弱,而女权主义就是西方人削弱伊斯兰文明阴谋的一部分。因为女权主义鼓励妇女参与公共领域,就是鼓励妇女放弃家庭责任,行为放荡,败坏穆斯林家庭和社会。而家庭是穆斯林社会的基本单位,妇女的行为举止关系到家庭和伊斯兰教的荣耀。一些人认为让穆斯林妇女学习西方妇女是违背伊斯兰教的,因为伊斯兰教已经给妇女指定了最适合的位置,就是照顾家庭和养育孩子。于是他们要求穆斯林妇女穿戴面纱,因为面纱也是抵抗的武器。一位黎巴嫩妇女说:“控制我们的最好方式是毁灭我们的文化和宗教信仰,……面纱是妇女信仰及其文化忠诚的标志,也是抵抗的武器之一。”<sup>③</sup>

面纱成为文明冲突中一个最有象征意义的标志。在不平等的国际环境中,西方文明是强势的一方,伊斯

兰文明是弱势的一方,强者视自己的文明为“文明”的,视其他文明为“野蛮”的,有资格向弱者“野蛮者”输出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而作为“弱者/野蛮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在面对西方的挑战时,最初的反应是要不顾一切地追赶西方文明,以使自己摆脱西方的奴役,成为文明国家的一员。深受压迫的穆斯林妇女是国家落后的缩影,面纱是落后的象征,要追求民族和国家的进步,就要追求妇女的解放,就要抛弃面纱。但是,学习西方文明并没有使伊斯兰国家强大,相反,宗教认同丧失、精神腐败、道德沦丧更削弱了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使穆斯林国家在与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中处于劣势,抛弃面纱也没有使穆斯林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反而使她们面临更大的社会和家庭压力。于是,伊斯兰复兴运动重新高扬回归伊斯兰的旗帜,面纱也成为保卫伊斯兰教的武器。不论民族主义还是伊斯兰主义占上风,其实都是占据强势地位的穆斯林男性主导话语权,决定处于弱势地位的穆斯林妇女的行为和穿着。起初男性穆斯林认为面纱是“落后”和“野蛮”的标志,要求穆斯林妇女抛弃面纱以追求进步;后来又认为是他们认为面纱是保卫伊斯兰教的武器,以法律或恐怖手段要求妇女穿戴面纱,以维护伊斯兰教的荣誉。

面纱似乎是一件小事,但它却体现了“西方—伊斯兰教”、“强—弱”、“文明—野蛮”和“男—女”等权力结构,我们看到,不论是将面纱作为文明与野蛮的标志,还是保卫伊斯兰的武器,都反映了性别、不同文明和不平等国际秩序的冲突。

[收稿日期:2005-03-08]

[修回日期:2005-07-30]

[责任编辑:谭秀英]

①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99页。

② Misha G. Lenny, “Heading Off War in the Southern Balkans,”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5, pp. 102–103.

③ Nadia H. Ijib, *Women Power: The Arab Debate on Women at Work*, p. 55.

### **From Religious Tolerance to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Evolu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Ru Ying** (26)

The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 is a significant issue that has aroused much concer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Different policy positions have been adopted by international society at different stages: from religious toler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religious,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ethnic minorities, and later to the promotion of universal human rights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II. Meanwhile, correspond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international law have also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Today, when national and religious conflicts pose great threats to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world, it is essential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ssue of the historical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

### **The Veil in the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s**

**Fan Ruolan** (32)

The veil is a typical Islamic dress for Muslim women. It has become an object of focus in the conflicts of civilizations because of its political, cultural, ethical and gender implications. In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s, the veil is imbued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Whether it is regarded as a sign of civilization or as a sign of barbarism or a weapon to defend Islam, it reflects the conflicts of genders, civilizations, and the unequ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further influences individuals,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The Revival of “Standards of Civilization” and Western Moral Hegemony**

**Pan Yaling** (39)

The standards of civilization, once a central tenet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 kind of moral hegemony for the West, in effect have much broader meanings. Thus, the standards of civilization in the historical sense, to a great extent, have now disappeared from the public and academic lens. However, after the Cold War, when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 end of history, human rights theorie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reforms became popular, the standards of civilization began to be revived. Despite dramatic differences between its mean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current usage, the persistent pursuit of Western moral hegemony still has a great influence toda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although China's peaceful rise does not follow Western standards of civilization, it may still help us to reconsider our weakness, adhere to a firm road of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us with some operational ideas.

### **A Perspective on Transnational Media Corporations (TNMCs)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ether Transnational Media Corporations Can Be a Global Civil Society?**

**Zhang Yun** (46)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society, TNMCs have becom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actor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global civil society, they belong to the public sphere of global society and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civil society. Surpassing the boundaries of nation-states, TNMCs will help formulate a new international media order and establish a new ki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the coexistence of TNMCs and nation-states, the author sees them as unitary actors at the level of global media and global politics respectively, and analyzes the implications of TNMCs for nation-stat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 **The Second Nuclear Crisi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Crisis Management**

**Wei Zhijiang, Li Yanping** (53)

The nuclear crisi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developed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North Korea-U.S. confrontation, the Six-party talks, and the later rounds of the six-party talks. The crisis management includes